

臺灣客家族群史史料彙編《二》

臺灣客家族群史 產經篇

訪 談 紀 錄

計畫主持人：張維安

研究人員：張翰璧 洪馨蘭 馮建彰 陳玉萃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印 行

臺灣客家族群史史料彙編《二》

臺灣客家族群史產經篇

訪談紀錄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序

楊正寬

臺灣客家族群史總召集人序

鍾肇政

目
錄

壹	1-14 臺灣客家產業經濟導論 張維安	
貳	15-68 臺灣北部客家與茶業 訪談紀錄 張翰璧	
叁	69-112 臺灣南部客家與菸業 訪談紀錄 洪馨蘭	
肆	113-176 臺灣東部客家產業 訪談紀錄 馮建彰	
伍	177-224 臺灣客家與文化產業 訪談紀錄 陳玉萃	

[編撰者簡歷]

臺灣客家族群史史料彙編第二輯—

臺灣客家族群史產經篇訪談紀錄

發行人：楊正寬

計畫召集人：張維安

研究人員：張翰璧、洪馨蘭、馮建彰、陳玉苹

封面設計：何華仁

出版：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地址：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一路二五二號

電話：(049) 316881

印刷：財政部印刷廠

地址：臺中縣大里市中興路一段 288 號

電話：(04) 4953126

定價：二〇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三十日初版

ISBN : 957-02-6213-3

傳承歷史 深入客家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序

／楊正寬

臺灣先賢連雅堂先生嘗云：「顧修史固難，修臺之史更難，以今日而修之尤難，何也？斷簡殘篇，蒐羅匪易，郭公夏五，疑信相參，則徵文難，老成凋謝，莫可諮詢，巷議街譚，事多不實，則考獻難，重以改隸之際，兵馬倥傯，檔案俱失，私家收拾，半付祝融，則欲取金匱石室之書，以成風雨名山之業，而有所不可。」蓋嘆乎史料之蒐羅尤難於修史也。古今修史，惟史料是賴，史料湮滅，後人欲考證而無從，寧非憾事；是以廣集遺編，採錄舊聞，實為修史之首要。

臺灣之開發，自明代以降，漢人陸續移民入墾，披荆斬棘，以啓山林。其間，尚有西人、日人之介入，與乎平埔原民之不同族群，在不同時空下，共同為這塊土地，創造歷史，從而建構成臺灣今日多族群文化之社會風貌，是故對各族群歷史文化之研究，為有志臺灣史學者不可或缺之課題。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職司弘揚臺灣歷史文化，自民國三十七年成立以來，除長期徵集、整理及編輯臺灣文獻、纂修通志外，對族群歷史文化的研究及推廣，特別重視。繼《臺灣原住民史》之後，鑑於客家在臺灣各族群中有別樹一格的文化特色，遂積極修纂《臺灣客家族群史》，冀對國內各界正熱衷籌劃成立「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亦能略盡棉薄之力。

徵之臺灣漢人大都來自中原大陸，應是不爭事實。而其中客家人，自魏、晉五胡亂華之際開始南遷，經唐末黃巢之亂，逃避戰禍，輾轉南遷至廣東、福建，後又為避苛徵暴斂，謀求生計，於清康熙、乾隆年間兩度移民來臺墾殖，迄今已歷三百餘年，以移民來臺較閩籍「福佬人」為晚，故以「客家」稱之。而客家人雖歷經離亂，跋涉千里，然以其胼手胝足、刻苦耐勞之秉性，卒能養

成堅忍卓絕、勤儉進取之「客家精神」，已成為臺灣進步的精神象徵之一，對舉世飲譽的「臺灣經驗」或「臺灣奇蹟」，洵亦功不可沒！

纂修「臺灣客家族群史」計畫，緣起於民國八十三年四月，參與之學者專家鑑於過去臺灣有關客家族群之研究，缺乏完整而有系統之史著專論，為讓社會大眾了解客家歷史，避免相關史料散佚消失，遂即依照計畫，編列預算，分年進行臺灣客家族群史資料建檔、田野調查等工作，期使該系列專書之撰寫內容能成為有系統、且考據嚴謹具學術價值之客家族群史。本會隨即籌組修纂小組，恭請客籍大老鍾肇政先生為總召集人並負責〈總論〉，臺灣常民文化學會劉理事長還月負責〈移墾篇〉及〈民俗篇〉，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張教授維安負責〈產經篇〉，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蕭教授新煌負責〈政治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徐所長正光負責〈社會篇〉，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羅教授肇錦負責〈語言篇〉，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梁理事長榮茂負責〈學藝篇〉及國大代表陳校長運棟負責〈人物篇〉。依篇目分為九冊，分別規劃以八十六年至八十七年進行田野調查、資料採集，八十八年起進行撰稿、審查。如今欣見陸續付梓，對各篇負責及參與之學界先進，繼踵並發揮「客家精神」，焚膏繼晷，終於完成客家歷史傳承大業，欽遲之餘，更應代表本會致上誠摯謝忱與崇高敬意。

歷史是人類生存活動之記載，人群進化的軌跡，亦是民族精神之所繫，是故文化之國，莫不重其史乘；而對族群歷史的深入研究，更是尊重本土文化之體現，惟有了解不同族群文化之性格特質與深層結構，方能促進各族群和諧共處，發展命運休戚與共之意識，型塑出臺灣社會朝氣蓬勃的未來。適值《臺灣客家族群史》史料彙編各輯陸續付梓之際，謹綴數語，感而懷之，是為序。

本土客家研究的建構歷程

——臺灣客家族群史總召集人序

／鍾肇政

田野調查記錄之印成專輯出版，過去似不多見，乃因是類記錄多數撰成報告或報導文字公諸於世，原始記錄則多經整理之後存檔，以供參照。特別是有關吾臺客家的田調，自從「客家運動」興起，為數眾多的有識、有志之士，前仆後繼競相將精力投入於是項工作，留下了頗為可觀的成果。不說別的，若僅就錄影的記錄而言，或以電視節目呈現於廣大的觀眾之前，吸引了無其數客家與非客家人士的興趣、欣賞，是吾人所習見的。

這次修纂《臺灣客家族群史》，各篇分別動員為數不少的人手，從最基礎的調查、訪談做起，可說是大規模的、全面性的、深入的，幾乎也是地毯式的，因而各篇均留下了相當龐大的記錄。或許因為這些文字記錄都有可取的內容，故此主辦單位的省文獻委員會決定將這些記錄輯印成冊付梓。筆者有幸得以先行捧讀。原以為如此的訪談、調查記錄，免不得有不少是零零碎碎乃至反反覆覆吧？豈知這想法大謬不然，有不少竟是那般地令人趣味盎然，且不乏意想不到，甚至也想像不到的事實，歷歷然展現在眼前，為此時所擊節、頓足，時而熱血澎湃，無能自己！

吾臺客家真個是背負著歷史的苛酷命運的民族。不論是原初的墾拓時代或來臺後的二次移民時代，乃至近代的離鄉背井前往都會地區打天下，客家人都必需更堅忍更強韌，否則恐難求得一席生存之地。客家人之有「硬頸」或「硬頸精神」之說法，可能便是在這樣的生存條件下自自然然形成的一種民族性格。

一頁一頁的奮鬥史！

一頁一頁的血淚史！

已矣！我們這一塊「樂土」便是這樣開創出來的。緬懷先人的辛酸血淚，

我們忍不住要思及在此新的世紀即將來臨的這一刻，我們應該如何迎向未來？

答案恐怕是相當簡單的。即：我們即已擺脫了貧窮、落伍、封建、專制，並且還初步達成了民主改革的理想，則今後更成熟的民主境界，以及現代化人文景觀的建立，便也成了我們責無旁貸的任務。而我們也都知道，這也正是先人爲了開創新天地而不惜付出慘重代價的追求目標。

執筆寫這篇蕪文的當口，《臺灣客家族群史》共九冊差不多已到了付梓的階段。而在此艱鉅工程即將告一段落之際，先行將這些田調記錄逐冊印行，應是極饒意義的事。在此，筆者要向這些參與此番艱辛工作的朋友們致最大最深的敬意。

壹

臺灣客家產業經濟導論

張維安

臺灣客家產業經濟導論

張維安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一、前言

客家族群產經篇的研究工作，由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張維安教授主持，研究團隊包括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的洪馨蘭小姐、馮建彰先生與陳玉萃小姐，中央研究院的張翰璧博士，政治大學經濟系的黃紹恆教授及臺東師院的黃毅志教授等。研究主題內容包括臺灣北部地區客家與茶業（張翰璧博士負責）、臺灣南部地區客家與菸葉（洪馨蘭小姐負責）、臺灣東部地區客家產業（馮建彰先生負責）、臺灣客家文化產業（陳玉萃小姐負責）、臺灣北部客家與樟腦（黃紹恆教授負責）、臺灣客家族群的產經特性之分析（張維安教授負責），和臺灣客家與閩南的社會階層分析（黃毅志教授負責）。研究分析運用的資料包括歷史文獻、統計調查資料與田野訪談。研究成果將包括七篇研究論文和一冊田野訪談記錄。研究論文將收在臺灣史文獻會出版的臺灣客家族群史產經篇。訪談記錄在隱去其完整姓名之後，刊登如下。以下僅針對這些訪談作一些讀後摘要，供讀者參考。訪談所獲得之資訊，除了記錄在這裡的文字之外，還有許多現場的觀察，以及文字之外的資訊、心得、體驗，這些均將表現在幾位研究人員的專題論文裡面。在訪談記錄出版之前，一方面感謝臺灣省文獻會對研究計畫的支持，四位從事田野訪談的研究人員之辛勞與投入，更感謝接受訪問的全省客家鄉親。

二、臺灣北部客家與茶業

張翰璧博士在臺灣北部地區對栽種茶葉的客家人所作的訪談，提供我們了解他們在經營過程中運用客家族群資源的情形。訪談中發現，在茶葉採收、製茶過程中，24人回答其勞動力多半由家庭成員提供，或者藉助於朋友的協助和鄰居的換工（8人），這些鄰居和朋友，有客家也有閩南，他們說不分閩客，

他們互相幫忙。唯一與客家族群有關的是，農忙時規模較大的茶農所僱請的臨時工，一位北埔的受訪者提到，閩南人在語言上比較沒辦法溝通，他們的臨時工多數來自二重埔、湖口、楊梅一帶種田的客家人，農閒時來打零工(No.9)。這些零工的雇用是因地理區位的關係，或是純粹因為族群的考量，則仍有待進一步說明。¹

在回答有關資金來源的 19 人中，提到自己省吃儉用或說自己家庭經濟能力不錯，而自籌資金的有 11 人，向農會信用部貸款的有 8 人，而向朋友借錢的只有 2 人。其中有人指出向宗親借錢，不如向農會借(No. 5)。看起來資金來源靠親友或族群網絡的情形，在這裡並不明顯。有人提到即使有地方性借款，如向資本家借錢，茶農再將生葉賣給他們，也只是一種地方性組織，與是否為客家人沒有一定的關係(No. 8)。²

在專業知識方面，承襲於家傳的在回答問題的 23 人中佔了 7 人，最值得重視的是學自茶葉改良場（包括一些政府單位所舉辦的活動，如產銷班）人數最多，共有 17 人，另外從觀摩學習取得新知的佔 12 人，比率相當高。以北埔為例，因為比賽時是現場做茶，不是只比成品，大家一起在做，做茶的過程大家在相互觀摩(No. 12)。另外也有一兩戶回答是因為受雇於其他的茶場，而學習到專業知識。也有人親自到文山、凍頂去找師父學，但覺得師父不太肯透露，所以也學得不多(No. 17)。在專業知識的取得方面，沒有發現族群因素所扮演的角色。我們認為與資金來源的情形可能有一個非常類似的現象，那就是有一個制度性的管道，解決了他們在這方面的需要，例如資金來源方面，如果農會、銀行借不到，而又需要資金，那麼親戚朋友或各種社會關係可能都會在調度資金方面發生作用。專業知識的來源，因為有茶葉改良所可以請教、學習，又有許多比賽觀摩的學習機會。因此，其他的關係也就顯得沒有這麼的重要。這些背景，也許也能說明何以族群因素的作用並不明顯。³

從勞動力、資金來源以及專業知識的來源等方面，都沒有清楚的資料可以說明，族群因素在北部客家的茶葉經營中的作用，一方面可能與前面所說的制度性原因有關，另一方面，可能這些受訪的客家人沒有強烈的閩、客意識的分別之心有關。25 位受訪的茶農中，有 22 位回答閩客不分，只說語言有差別，其他沒有差別，相處不錯，互相幫忙。他們還強調，配偶並沒有說一定要客家人，即使有些家庭小孩的配偶全是客家人，他們也特別說明，並不是因為他們有意的主張所造成，而是因為地理區位，造成他們交往的對象都是客家人的現

象。雖然也有 3 位同時強調客家人有勤勞、純樸、比較保守、重教育和比較優越等，但卻不時的強調在他們的生活上，閩客兩個族群之間，並沒有太多區別。就連 2 位，當兵時受到閩南人排斥或和閩南人的隔閡很嚴重 (No. 26; No. 27)，他們也說在其他方面，或其他時期，並沒有特別的感覺。⁴

三、臺灣南部客家與菸業

美濃菸業和客家，是這次客家族群史產經篇南部訪談的主要對象，這個地方曾經有許多人類學者做過研究，負責此地採訪工作的洪馨蘭小姐也是以這個地方作為她的碩士學位論文寫作田野。詳細的心得和結論可參見其論文。以下僅就訪談材料中的一些心得與大家分享：

1. 勞動力

種菸需要充沛的勞力，在日本時代，家裡沒有勞力，也不能申請種菸，日本政府不會核准給家庭沒有足夠人手的人種菸。種菸的勞動力主要由家庭提供：「主要是家裡的人員，六個人種九分地，一棟菸樓，一年還要請兩次工」(No. 30)。過去，菸作的工序中所需的勞力相當多，一位受訪者提到：「燻菸時晚上全家都要分成『三班制』：上夜、中夜、下夜，他家裡本來只有一甲到一甲二的地，那時大部分人家的田也都不多，一點點地燻菸就要全家投入了」(No. 40)。平常，在「摘菸的時候就用交工，連托菸都不是用交工的。托菸時主要是請沒有種菸的人來幫忙，親戚、朋友、鄰居，甚至外人有空的都可以」(No. 30)。「沒交工又需要人工時，就找另外沒有種菸的人」來幫忙 (No. 32)。

現在，改成電腦控制，人工可以比較省了。不過工作的人口也相對老化。交工、請工其實很難分開，有時候乾脆全部請工。以前交工可能有些特定的對象，但是漸漸的交工團體，也就越來越隨機，以商品交換的形式進行。這些都是整個菸作技術改變之後所帶來的影響 (No. 34)。

這些互相幫忙的人之間，多數是有關係的人，有人指出：在「美濃人隨便在什麼家族裡面提出三個人左右，就一定會有關係」(No. 43)。除了這些關係之內的人互相幫忙之外，有多少外來的勞力？這些勞力的網絡，有多少是因為客家族群的關係，是以後需要進一步瞭解的。

2. 資金

相較於種稻，種菸是收入較高的產業。但也要有更多的資本，例如土地和

人工，才有辦法經營。現在種菸，所需的本錢，要包括：電腦烘乾機、田、農機、牌子（許可），此外還要有足夠的人力，不是一般人想種就可以種的。一位沒有種菸的受訪者指出：「種菸得要向公賣局買執照，那執照是幾分地的錢！更別說還得有經費來蓋菸樓。何況加上夥房內的人丁過少，種菸要很多人耶，人少也是一個問題。……就是資金、人力不夠就是了。種菸也要技術的，沒有那個技術，種不好的」（No. 41）。因此在美濃種菸（菸樓）也是一種財富的象徵（No. 38）。

日本時代的情形：「日本人當時是有補助農民做菸樓，但是大部分經費還是要靠自己。而且日本人的補助，等於是我們先向他們借錢，還是要還的」（No. 30）。因此，資金必須自行準備。他們的資金來源與客家族群的網絡是否有關，是一個有趣的議題。

3. 技術、專業知識

前面有受訪者提到，種菸沒有技術是不行的。因此相關的技術從哪裡來，如何交流，客家族群的資源是否發生作用，是我們想知道的議題。從訪問中我們得知，日本時代有日人來教，把菸葉吊著乾。菸樓也是日本人教的，有設計師（No. 39）。還有：「日本人獎勵林恩貴街長在美濃推行種菸」，當時「半強制、也半教導。只要有一點點意思，日本人就會教我們種」（No. 30）。顯然日本人在早期曾經在這裡教導當地人如何進行菸作的各個工序。其他時間，沒有人提到公賣局提供技術協助或什麼機構來推動新的技術，他們多半說自學摸索：

徐先生說，「種菸的技術，沒有人教，誰會來教呀！自己摸索呀！」，「我外公有種菸，我小時就有跟著學，一直種到現在，所以也沒什麼人在『教』」（No. 32）。另一位種了20多年菸的吳先生也說，「農民自己會改進種菸過程中的技術，同時減少相當程度的人工」（No. 30）。「種菸的方法技術是自小在田裡學的」（No. 36）。

說是摸索，恐怕是客氣，多少有一些實驗、研究的態度：劉先生提到這個地方的客家人的研究心，也是菸業能夠長久發展的要素：「除了氣候，還要加上『人』的因素，也就是『管理技術』；意即這邊的菸農有『研究心』，因為這樣的研究心與不錯的管理，使得成績好」（No. 40）。在這個過程，沒有資料足說明客家族群的網絡資源是否發揮過作用？

4. 客家與菸業

客家、菸葉、美濃經常一起出現，使得人們不禁要問，美濃的菸葉與客家

族群，到底存在何種關係。針對這個問題，受訪者大多認為並無太大關係。他們認為：「美濃在地質、氣候兩個條件都相當適合種菸。地質、氣候對於菸作關係很大。條件適當的地方種的菸葉品質比較好」(No. 44)。對於這個問題，受訪者的意見相當一致：

菸農吳先生指出，「南臺灣一開始在里港、內埔那邊有在種，那邊都比我們美濃還要早種菸。但是他們的成績不是很好，也許是那邊的氣候不合適，後來又到美濃來試種」(No. 30)。鍾鐵民先生則指出：「由於土質和氣候適宜於菸葉生長，在日據時期便有許多人種植過」(No.31)。其他諸如：「影響菸葉種植最重要的因素是『地理因素』」。「沒有說客家人比較會種，或是閩南人比較會種。是因為氣候、土質關係」(No. 29)。「同客家人呀？沒關係啦.....聽說屏東那邊也有很多福老人在種呀！」(No. 37)。「福佬人也有種菸，美濃種菸是因為氣候、土地都是很適合種菸的地方」(No. 35)。「美濃這麼多人種菸，與這裡大部分人都是客家人，並沒有什麼關係」(No. 36)。這些受訪者傾向於認為不是客人選擇菸葉，只是因為自然環境的關係。

不過，菸作和客家族群的關係，也有些人做了一些相關的詮釋：受訪的蕭先生說，「我看來沒有特別的關係，不過客家人真的比較勤勞，也沒有說一定啦 [說不定有關係也不一定啦]，我想地理條件相當好比較有關。……種菸說實在地也比較『穩』，所以雖然有很多人雖然人老了，但是還不願意放下菸葉，我想這大概是美濃人相當特別的地方吧」(No. 42)。他說出了一點關係，就是比較穩。相似的觀點也有幾位受訪者提出來：菸農徐先生說，「還是菸仔最穩」(No. 34)。菸和香蕉不一樣，只能賣給公賣局，不可賣給別人，但是比較穩，風險沒有這麼大。菸比較有回收啦，有一定的人來買。價錢也比較有保障(No. 35)。其他相似的說法如，美濃為什麼要種菸？「大家要吃飯呀！美濃能夠種什麼？菸葉比較穩！」(No. 37)「因為我們美濃沒有工廠呀！沒頭沒路的，美濃的小孩讀書很努力，沒種菸沒有收入呀。菸是保障價格的，價格比較穩定又好。也一定是菸的收入不錯，沒收入誰要種呢？美濃土地也比較合適種菸」(No. 39)。這說明保障收購、穩定的考慮，與客家選擇菸葉有一些關連。

有些人則說，這兩者的關係和作為社會位置的客家有一些關係：「這個『種菸多』的現象，和作為文化形式的『客家』可能無關；而和作為社會位置的客家可能有關。甚至是在美濃人的心目中（不是在客家人心目中），菸葉已經近乎是呈現『拜物教』的情形」(No. 43)。有些人則說，可能不是客家文化影響

美濃的菸業，而是美濃菸業影響美濃客家。

四、臺灣東部客家與其產業

1. 不同的客家？

東部客家的受訪者，指出東部的客家和西部有所差別，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是從西部移民過來，但是他們多數也說「東部與西部的客家產業有很大的差異」(No.54)。一位曾任高中老師的蔡先生說：「東部的客家人有沒有把西部的客家文化帶到東部來呢？我覺得非常少。當初東部開始開發的時候，來這裡的第一代，很多都像我父親這樣十幾歲就過來了，所以講老實話，東部的客家人裡真的大部分連怎麼拜拜，什麼神要怎麼拜都不知道，山歌會唱的也不是很多」。「像西部那麼強的宗族或地域的組織在東部是再也見不到了」(No.55)。在產銷班擔任班長的張先生說，西部的那些保守的客家特性，似乎也在東部有了變化：「我覺得東部的客家人不見得比較保守，畢竟在東部經過族群融合後，閩、客、原和外省人之間混雜得很厲害，現在在這裡已經很少純的客家人了，或者說很少純的客家特質了」(No.49)。我們感到好奇的是，如果東、西部的客家特性已有不同，那麼他們的產經業特色是否也有所不同呢？

擔任世界客屬協會臺東分會理事長的鍾先生說：「就我所知東部客家產業的特色是大多都是種水稻或是山區的作物，像是茶、菸草這些作物。所以剛開始來東部的客家人大多是做開山、佃農、傭雇的苦力或是種植小面積的水稻等工作。一直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其它什麼特別大的資本的產業。閩南人在東部做生意的比較多（開雜貨店比較多），客家人較少經商，大都務農，所以臺東的客家人並沒有什麼企業家，都是個人式的產業，談不上具體的企業形式的資本累積」(No. 46)。這一段話，大致說明了臺灣東部的客家產經特質。以下我們想從產業經濟所牽涉到的幾個面向來探討一下客家族群資源的位置以及客家特性與其產經的關係。

2. 資金

先看看東部客家產業在資金方面的籌措方式。有些說「負債開始時，我找幾個朋友幫忙，以互助會的方式（每期繳一定量的穀子）開始買豬。互助會裡的會員大多是客家人」(No.51)。這可能是唯一提到從客家網絡之中集資的說明。其他的受訪者，多數都說從銀行、農會中借錢，並未強調客家網絡的重要性

：在日本時代，我們的產業經營與其他同樣有農場的家族如高家、黃家、王家等雖然同是客家人，但卻沒有資金上的往來。如果我們需要資本的話，我們會向臺灣銀行借錢 (No.47)。臺東客屬會理事長張先生也說：「這裡有不少的客家人不願加入我們這裡的客屬會，他們對公共活動並不是很熱心，自然在生意上很少相互幫忙，他們覺得找農會貸款就好了，不需要找客家的鄉親幫助」(No. 53)。

鹿野產銷班班長張先生說，「我們在鹿野和別的產銷班沒有什麼接觸，班員和班員間也少有資金往來，而在瑞穗有一個產銷班是我們的姐妹班，平時有一些交流，但也不涉及資金往來。遇到需要資本時，農民會去找農會，或私下組織互助會來解決這個問題」(No.49)。

其他類似的說法不少：「種茶的資本沒有著落，這裡的農民都很窮，哪來的錢發展茶業？那時只好先向農會、土銀貸款來解決這個問題」(No.52)。「後來我在看書研究之後又決定購買新的機械來耕作，這種新的機械要二萬塊，當時的米價一包五元，也就是說需要有四千包穀子的收入才買得起，所以只好向臺灣銀行借錢」(No.47)。和西部的訪談結果相似，沒有受訪者提及特別仰賴客家族群網絡來籌集資金。雖然，異口同聲向銀行、農會貸款，但是文化的因素，隱約還在發生作用：「過去在創業的過程需要資金週轉，要向銀行借錢。在我父親還在時，他不願意這樣做，他覺得向銀行貸款是很沒面子的事」(No.63)。

3. 族群

關於客家與當地族群的關係，多數的受訪者說，他們沒有刻意的去加以區分，前關山鎮長曾先生說：「我的佃農和包工都是自動來應徵的，其中水田方面比較多佃農，甘蔗就是用包工的方式來進行。我的佃農裡，閩南人和客家人都有，不會因為他們籍貫的不同來挑工人」(No.47)。茶行負責人溫先生也說，「我們有換工和採茶班來解決這個人力不足的問題。這些換工或是採茶班的組織都是左鄰右舍的鄰居，彼此間倒也不是什麼親戚關係或同是客家、閩南人什麼的，只是因為大家都是茶農，便組織起來相互幫忙而已」(No.48)。有些產銷班的組織，有許多客家人，但他們也說不是有意的結果：「我們的產銷班共有二十三個班員（其中十五個是客家人，比例算是很高，你沒有問起我倒沒有注意到這個現象，不過我想這可能是個巧合，我們沒有特意的去運作），最近新加入六個。當初組成的時候班員間倒也沒有什麼特別關係（沒有特別去考慮是

不是客家人或者在西部是同鄉），只是志同道合而已」(No.49)。

多數的受訪者說產業活動不受他的族群身份所影響：別人（不管是閩是客）並不會因為我是客家而與我合作或不與我合作。我覺得我的客家身分對我從事的產業沒有什麼影響。我也有很多閩南的朋友。(No.49)。「我並不覺得客家人的身分對我的工作會帶來不方便」(No.51)。蔡先生說，東部的族群關係十分的融洽，因為大家都知道彼此是經濟的共同體，不能有分離意識，一定要共存共榮，否則就與自己過不去。也許是在這裡沒有一個族群是佔絕對優勢的地位吧，所以大家都清楚，對內可以有自己的族群意識，但對外就要和其他的族群好好相處，在各方面都是這樣，我想在產業上、生意上也是如此(No.55)。

有些則說：我並不覺得我的客家身分對我的事業有不好影響，相反的，我認為有一些幫助，它使得我閩、客兩邊都能溝通，都吃得開」(No.49)。「客家的身分對我從事產業並不會有什麼影響，不但不會有什麼障礙，反而使我覺得驕傲。過去我開始在做生意時真的有族群間的歧視，說不定會有不好的影響，但現在從事產業的不會有族群意識在裡面了，別人不會因為你是某個族群的人就不和你做生意，完全要看你的實力。現在做生意是以世界觀的角度去看，而不是族群的角度來衡量」(No.54)。「客家的身分對我從事產業也許會有些影響，但是我覺得現在做生意還是要看手段和實力（自己東西的品質）(No.60)。

基本上，多數人認為客家與原住民、閩南人之間，相處融洽，並無族群相處的問題。而且在他們的產業活動的來往，也沒有特別形成一個以族群為基礎的互助網絡。「當然有些客家人會比較喜歡和客家人合作，有些就不會，我想這是純屬個人感情。在關山我們這一行裡，閩南與客家之間不會產生不同的派系」(No.51)。⁵

4. 產經自由，政治結盟

雖然客家在產經活動中，並無特別的網絡組織，但是政治的結盟和分類卻是清楚的。「在東部的環境裡，產業經營上閩客幾乎沒有什麼分別，而在政治，尤其是選舉時就區分得很清楚」(No.64)。「平常我們東部的客家人很少聚在一起，即使是生意人也少有往來，只有在選舉時客家人才會聚集在一起。尤其是在客屬會組織起來後，對客家人（在選舉時）的團結有相當大的幫助。花蓮的客屬會大約在十三年前成立，它的性質比較偏向政治方面，在產業方面，這裡的客家人是大家各做各的，彼此間很少有聯繫」(No.54)。「過去（三、四十年前）這裡閩、客之間分得非常清楚，雖然這種情形沒有發生在產業的經營上

，但是在政治上這兩派卻是在力量上剛剛好維持平衡。所以就好像花蓮縣長和議長每一屆閩、客輪替一樣，瑞穗鄉長也是不同屆由客家人、閩南人輪著當」(No.57)。

5. 一樣的客家

相對於閩南族群，客家在臺灣東部的特性和西部仍有許多相似性，其中之一就是客家務農的比率仍然比較高，擔任過鄉公所財經課長的余先生指出：「在玉里，閩南人在市區做生意的或開個小店面的多一點；客家人就比較多是種田的」(No.56)。關山農會總幹事劉先生也說，「在關山，在公所工作或是鎮長、議員的人數裡，閩、客各佔一半，有時閩南人會多一點，但是在農會體系裡，卻幾乎都是客家人。而在產業人口裡，農業人口中客家人也佔多數，相對的閩南人開店的多一點」[No.50]。

在文化特質方面，多數受訪者仍認為客家人的心態比較保守，擔任企業公司董事長的劉先生指出：「客家人的心態，老實說，是比較保守些，在要大量的運用資本來從事產業而必需承受風險時，客家人就不會去做；相對的，垮下去的客家人也比較少，客家人做事比較穩紮穩打」(No.54)。擔任大理石公司負責人的邱先生也說：「客家人的個性比較保守不敢投資，賺的錢都是很辛苦，所以也不敢付出，這種個性在商場上比較不能適應。客家特質來從事生意也不是完全沒有幫助，像一些較圓滑的性格耍手段雖然一時可以得到好處，但畢竟不是可以永續的做法。所以客家人踏實的個性對產業的經營並不是沒有好處，總體來講客家文化對我們產業的經營正面的影響比較多。但是對發展的速度來說，可能較慢，但相對的，失敗的也比較少，長久下來比較穩定。閩南人的產業規模通常比較大，但也有可能大起大落。而客家人雖然比較穩定，但同時在規模上比較無法像閩南人一般的突破」(No.64)。一般客家受訪者認為，客家人的特性中也有經商的優點，如勤勞、誠信不欺(No.60)，但是冒險性和開創性不足，這對產業有很大的限制(No.63)。

「穩定」的考慮也是其中一個特性，在東部他們從事的許多產經活動，多半與政府部門保證收購等有關：「種白甘蔗（製糖用）和養豬（軍用）。那時我們的產業經營是在日本政策下進行的，當時日本政府在徵得地主們的意願下，以半強制地推行這種制度，日本人與我們簽契約，在一定的價格之下，保證收購我們的農產品」(No.46)。甘蔗也是日據時，「甘蔗，全由日本人來收購，以一千斤的米價來收購一千斤的甘蔗，甘蔗的價格依每年的米價來調整。整個